

三個戰士

李爾重 著

中華新書局出版

三 個 戰 士

李 爾 重 著

華 中 新 華 書 店 出 版

三 個 戰 士

著 者 李 爾 重

出 版 者 華 中 科 學 書 店

發 行 者 華 中 科 學 書 店

• 一九五〇年一月初版 •

0001—5000 (X)

一 成了積極分子

九班有個青年積極分子名叫徐振芳，今年才二十歲，個子中流，長臉堂沒什麼特別地方，就是一雙薄嘴唇和一對不肯讓人的圓眼睛，長的顯眼。每逢見了人，兩眼一盯，耳朵一伸，聽着或是看着誰有個合適不合適，薄嘴唇捱一捱向外伸一伸，話像梆子似地蹦出來；頂好評個理，特別是覺着人家不對或不順自己的心，兩片子嘴唇磨來磨去，敢和你抬到黑。

他的家在九台縣魯家屯，這個屯比松花江北的屯子，雖然工作晚有八九個月，在松花江南還得算工作頂早的屯子，地主惡霸打倒了，地、牲口、浮財都分了，農會成立，窮人當家，這個屯算是翻身翻得不錯的，徐振芳家裏有父母，還有兩個不上十歲的兄弟和一個妹妹，是個貧農，分了一匹青馬，兩垧半頭等黑油沙地，從一關門爭，徐振芳就是個積極分子，一九四七年冬天動員參軍，號召貧雇農帶頭『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』，徐振芳第一個報了名。徐振芳那時穿着一條稀破爛的棉褲，媽媽怕兒子到外頭冷，把分地主女人的一條紫色絛褲，給徐振芳套了一條棉褲。送他們走時，農會主任劉財拉着徐振芳的手，戀戀不捨地說：

『出心說，我是真捨不得我這個兄弟，別看年青，對窮人可真算赤膽忠心，手勤，腳勤，還不算，小心眼一天就是個不閑着！這是咱們農會的千里駒！要不是爲保咱們的江山，拿八抬轎子來接，我都不能讓他走的！』

『既然那麼好，爲啥不把你頭上的狐皮帽子送給你兄弟呀？』旁邊一個人開着玩笑。

農會主任劉財馬上把自己的火狐皮帽子摘下來，換在徐振芳的頭上，把徐振芳的狗皮帽子自己戴上，向那取笑的人道：

『你當過不着哇！將來我兄弟繳了美國槍，還要送我一支呢！』

徐振芳戴着一頂火狐皮帽子，穿着一條紫色棉褲，頭上還留着一個小分髮，參加了解放軍，滿臉上是翻身後的高興勁，一天歡鬧亂跳，全連幹什麼總少不了他，這個青年人，馬上被全連的人們注意起來，誰都知道有一個『戴火狐皮帽子穿紫褲子的』。九班長袁金鎖對於自己全班十個人也首先注意了他，可也就第一個討厭他，『分髮頭，紫褲子，狐皮帽子，簡直是個流氓！』袁金鎖一見了徐振芳的影子就這末想。

這一來，袁金鎖和別人就話多，和徐振芳就相遠。

那天部隊才移到一個屯子住下，連裏要各班在住地選擇地方挖廁所，九班選了個牆角就挖，挖了有一尺深的坑子，外邊找了塊破蘆席一圍。

『行啦！』

幾個人都走了，徐振芳覺着這坑子挖的太了草；坑沿好像狗啃的，一個缺一個稜子的，坑外邊也沒有拍平，他自己拿着一把鐵銼，在那裏悶着頭整理。

指導員到各班檢查宿營情況，也捎帶檢查挖廁所的情形，一到九班，九班長袁金鎖把住的情形報告了一下，指導員看了看大家都按下了鋪位，又問道：

『廁所挖好了？』

『早挖好啦！挖好老半天啦！』

『挖在那裏？』

『就在後頭一個牆疙拉子！你看麼？』

指導員也沒說看不看，由後門走了出來，他好像要由後門到另外的院子去，袁金鎖跟着他屁股，在一出門時，指點給指導員，說：

『你看，那不是？！我們的毛房！』

指導員看了看，看見還有個人在裏頭拍土。

『誰在裏頭？還挖麼？』

『摸不清啊！是誰？』袁金鎖回過頭來問別的戰士。

『誰也不是，是徐振芳！』

『怎麼還挖呢？』

指導員說了一聲，就衝着毛房走過去，袁金鎖也跟着。徐振芳提着個鐵銼出來了。

『挖完了麼？』指導員迎着徐振芳問。

『挖完啦！』徐振芳用右手摸了一下流下來的鼻涕。

『我看看挖的怎麼樣！』

幾個人都到跟前去看，果然挖成了一個二尺半長一尺寬三尺深的長方坑子，比刀子裁的掛線掛的都整齊，坑底上光光的一個土粒沒有，坑外頭刻的平，拍的平，戰士耿國珍首先叫道：

『唉呀哈！弄這末乾淨！拉尿也痛快！』

指導員沒有說什麼，從眼角的波動，嘴角的抖動上看，誰也準知道他在高興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徐振芳！」

「真不錯！負責，認真，挖的好，以後，一切工作都要用這種精神幹！」

「這算啥！……」徐振芳笑了。

臨走時，指導員對班長囑咐：要好好培養這個積極分子。第二天第三天指導員又經過和別的戰士談話，知道他是貧農成分，帶頭參軍，就格外喜歡，特別找九班長，鄭重其事地囑咐他：

「這個青年不錯！要注意培養，經常分配他些工作，一方面鍛鍊他，也不斷地考驗他！」

班長心裏雖不完全同意指導員的話，自己也不出人家短處，只好勉強接受指導員的指示，不斷地分配他做些工作，試試再說，徐振芳事事帶頭，件件完成，九班長也就心服了，和徐振芳來得近乎了許多。

從此，徐振芳上邊有連裏表揚，班裏有班長和全班擁護重看，心氣越來越高，工作就更積極，到了一九四八年正月九班長把他介紹入了黨，全連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徐振芳是積極分子的。

二 鞏固部隊

部隊經過了訴苦運動，公開建黨，戰士的階級覺悟提高了一步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時，開始了練兵運動，全團開大會，首先號召學習軍事政治，特別說明在練兵期間，主要地是學習軍事技術，開了這個大會，每個戰士差不多都記得這樣幾句話：

『咱們參軍爲的幹什麼？』團長喊着問。

『爲的打老蔣！』

『消滅反動派！』

『保着窮人坐江山，保護老百姓翻身！』

團長平拍着兩手，好容易把台下的各種回答聲音壓下去，又問了一句：

『打老蔣，打反動派，沒有本事行不？』

『不行！』

『不行怎麼辦？』

『練！』

這個會後，便開始學習槓子木馬，投彈刺殺，三三制戰術，爆破……大家馬上進入了一個新的生活，絕大多數都高興，一天幹這個弄那個，都是在操場上，比斃在屋子裏開討論會、反省檢討，舒服得多，可是，也有的人想不開，想到歪道上去的。

徐振芳有個近同鄉朱桂林，一開始練兵，心裏貼糊糊的不得勁。

朱桂林是九台花臉溝的，論成分現在也是貧農，他家來到花臉溝也不過剛剛五年多，以前他們在城裏做小買賣，賠光了，沒法子，跟着同鄉搬到花臉溝種地，朱桂林打一進花臉溝就說：

『這個熊地方，連日頭也不多見，在這兒過一輩子，有啥味道！……』

八一五，日本鬼子被蘇聯紅軍打倒，鄉下地主特務們到處成立保安隊，連要帶槍，吃的好，穿的好，出來進去也威風，朱桂林一看這個事不錯，就幹上了。都編在謝文東（註）的部下，後來，解放軍過來，把這些武裝一收繳，有些便逃到山裏，朱桂林也跟進去，幹了好幾個月，臨

冬時，覺着沒辦法，才偷偷下來，假說是被解放軍繳槍之後，帶出很遠，才放了回來，老百姓也沒有細根問，混過去了。

動員參軍時，朱桂林想：現在解放軍這軍頭看勢頭也還不小，老蔣一時半晌不一定能把它整倒，幹幹也許差不多，到處先逛逛，也比盤在這山溝子裏好，朱桂林就這樣地參軍了。

起初幾個月，多半是政治學習，朱桂林雖然沒有多大興趣，覺着也還過得去，自己成分又好，管它訴苦查階級，自己都可以來一套。開始練兵之後，朱桂林的心氣就有點變化，天一澄澈亮就爬起來，先來個跑步，就是一身汗，緊接着就是槓子木馬投彈刺槍，一天除了吃飯的時間，連放屁的空子都少，朱桂林每次從操場上回來，都是巴答着嘴，醉鬼似地向炕上一摔，打飯打水一概不管，總是這末一句話：

『唉呀！我的老爺！……』

累還是小事，主要地是看樣子真要上火線，朱桂林心裏常常想：『當兵可是當兵，千萬不能賣命！』練兵幹什麼？不是真要上火線麼？團長營長連長都不斷地說：

『學好本事，爲人民立功！』

『向戰鬥英雄學習！……』

朱桂林越看勢頭越不見好，他就偷偷地和九班戰士劉漢文議論，劉漢文是個老實疙瘩，傻吃也睡的樣子，一年到頭看不見他高興，也看不見他悲哀或生氣。也是個貧農，不論在什麼事上，大家去幹，他一定跟着，大家不幹，你也不用希望他帶頭，朱桂林的家和他離有十里路，一參軍就熟，朱桂林來看去，覺着他還許可以說說心裏話，縱然不一定說到一氣，他不給打報告總是有把握的，總比那些積極分子們牢靠些。

『劉漢文！你知道訓練兵啥時完麼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！』

『完了上那裏去，你知道麼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！』

『聽說要往前方開呢！前方傷亡大，要補充，聽說了麼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！』

『你，你呀！真是個木頭疙瘩，就快上火線啦！中央軍火箭炮，一打一大片，躲都躲不開……』

『……』劉漢文張着兩眼望着他。

朱桂林又說了许多關於前方凶險的事，劉漢文聽着發呆，心裏也添了不少的恐懼，當着自己一想到要逃跑時，馬上又吓了一跳：『那怎麼行呢！說是打不倒反動派不回家麼！』臉上一陣一陣地熱起來，朱桂林講完了，問他有啥意見時，劉漢文嗚嗚啦啦地說了一句：

『革命麼！中央軍也不一定……』

朱桂林一轉身就罵：『他媽怎麼生這末個熊蛋！』可是從此以後，朱桂林就更爲難了，找不到一個可心的人談談，指導員連長一講話就是這個積極那個不自覺，朱桂林起心眼裏不自在，沒有幾天，便倒在炕上不起來，哼哼唧唧，說是病了。

劉漢文雖然不完全相信朱桂林的一套，心裏却也添了個麻煩，睡裏夢裏擔心着火線，以前一天說不上一句話，現在，兩天也不一定聽到他說一句話，操課完了，一個人就倒在一邊去抽烟，班裏人以爲他也病了，斷不了問：

『劉漢文，不舒坦麼？』

『……』

劉漢文把頭搖搖，連看也不看一眼，照舊吸煙。

正趕這時，連裏一連有兩個開小差的，開了一次軍人大會，動員反對逃亡；班長以上幹部又開了一次會，支部也開了會，要幹部黨員檢查各班情況，積極進行說服解釋工作，鞏固部隊。九班長袁金鎖徐振芳還有梁百順是黨的一個小組，袁金鎖是組長，召集了一次小組會，袁金鎖當了兵以後學了個口頭禪，張口就是『問題』，他首先照慣例報告了開會的意義。

『現在的問題是連裏發生了逃亡問題，逃亡原因，就是思想問題，咱們就要幫助大家解釋思想問題，保證鞏固部隊的問題，咱們研究一下子，班裏誰有問題！』

『我看咱們九班，都挺來勁，沒啥問題！』梁百順說。

『我就看劉漢文有點發黏！……』徐振芳說。

『他那號人也不是一天的啦，一扁擔打不出個屁來，這輩子我看他也不會歡蹦亂跳的，天生那號秉性！』梁百順不同意徐振芳的看法。

『黏也有多少樣的黏法，』徐振芳薄嘴唇連着捱了幾捱，眼盯住梁百順的臉：『以前他黏是黏，什麼時候他都和大夥攪和，現在，一天溜邊，找清靜地方，我看他總在想心事！搭拉着個腦袋！……』

梁百順又要表示不服，袁金鎖給兩人折中了一下：『也不當爲有問題，也不當爲沒問題，由徐振芳細細和他略略再說。』

晚飯後，做遊戲，劉漢文請了個假，沒有去。徐振芳去了，做了沒一會也請了個假回到屋裏，劉漢文一個人仰着躺在鋪上，眼望着房蓋，口吸着紙捲煙，眼發直，意思深長地在想什麼。徐振芳走進來把槍放下，子彈帶摘下，乒乓亂響，劉漢文和沒聽見一樣。徐振芳原想故意做些響動，引着他說話，好略起來，沒想到沒有一點效果，他改變了方式，輕手輕腳地爬到劉漢文旁

邊，拉了劉漢文一把，劉漢文才吭了聲！

『幹啥呢！』

『老劉！我怕你吃了飯餓着存住食！怎麼不到外邊踴躍！！』

『我不去！』

『怎麼，老劉！我看你這幾天愁眉不展的，想家啦？』

『……誰想……』

『那你不帶勁，一天！』

『……咋不帶勁哪，又吃，又喝的！』

『老劉！我知道你，是個老實人！』徐振芳很誠懇地說：『有話寧可悶在肚裏，這樣不好，大家同志都想幫助你，可是摸不着底，沒辦法！我怕你是想家什麼的！』

『不是麼！……』

『那是怎麼呢？』

『怎麼也不怎麼！……』

雖然話沒有談出結果，劉漢文事後心眼裏倒不好意思起來：人家比咱們還年青，人家還當積極分子，還勸咱們，不都是貧雇農保江山麼？睡了一宿，劉漢文高興了不少，徐振芳把第一次談話結果向袁金鎧報告了一下，自己覺着很洩氣，袁金鎧却鼓勵着他，要他再多談，多接近他，總會有好處的，徐振芳就按着這個辦法做。劉漢文越發覺着徐振芳是一片誠心，一直地劉漢文也沒有說出自己心裏的顧慮，可是情緒轉了起來，練兵的成績搞的不錯，劉漢文在九班裏第一個能夠連刺四千槍，受到了班長排長的表揚，在全排隊前表演了一回，四十多人叫好又鼓掌，劉漢文笑着擦着汗提着槍走回班裏，徐振芳看劉漢文今天真的高興了，特意挨過去拉扯，到後來問上一

句：

『老劉！我到底還摸不清你前些時爲啥不高興，現在可以告訴告訴吧？』

『你說到底是解放軍厲害，是中央厲害？』

這個問題像從背後扔過來的一塊磚頭，沒有防備，徐振芳兩個眼轉了幾轉，薄嘴唇抿了好幾抿，沒有馬上說出答案來，却問了劉漢文一句：

『你爲啥提起這個？』

『你說說吧！先不用管因爲啥！』劉漢文盯着他。

『自然是解放軍厲害！你看打了多少勝仗？』

『怎麼知道解放軍厲害？』

『怎麼知道？』徐振芳顯然被問住了，一轉念却想起了個好答案：『就打你身上知道！……』

『……』劉漢文給弄糊塗了：『我咋的？』

『你能連刺四千槍，上了戰場，和敵人接上手，還不是一撥就得躺下！』

『火箭炮是一打一大片？』劉漢文臉色鄭重起來。

『國民黨火箭炮能打人，咱們就專會抓火箭炮，一吻降一吻，潑水點豆腐，你看咱們主力，

不是也有了火箭炮！』

『真的？你見過？』

『怎麼沒見過，第一回參加擔架隊，我就見啦！火箭炮、大炮、美國槍、什麼都有！』

『我還尋思咱們不行呢！……』

『啊！就是爲這個呀！膽小？！……』

『不是膽小，是……』劉漢文想辯理也辯不出來。

徐振芳可討住了劉漢文的底，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夠講得出的關於解放軍必然勝利的道理，都給他講了一遍；這還不算，把在連下傳了有一月，已經磨得飛了邊的兩本東北畫報，找了來給劉漢文看：繳獲的大炮、火箭炮，什麼武器都有。

劉漢文真的安心了來，小組會上袁金鎖梁百順都承認徐振芳對黨負責，認為這種精神很好，徐振芳捱了抿嘴唇，沒有說什麼。

（註）謝文東大地主出身，九一八事變後，在羣衆抗日熱潮下，曾參加抗日義勇軍，之後局面艱苦，叛變投降，在炭礦當大把頭，統治中國人民給日寇當牛馬，八一五事變前後，受國民黨反動派委任爲先遣第一（？）路軍總指揮，組織反動武裝，鎮壓羣衆，維護漢奸特務封建勢力利益，盤據在林口、鷄寧、東安、保清、密山、樺川、刁翎一帶，一九四六年經人民解放軍剿除大部，小股散落在各地山中，一九四六年冬，謝文東本人被擒，經人民控訴，人民政府處理，予以正法，所以謝文東到了自衛戰爭的年代，便是胡匪的頭子。

三 添了心病

朱桂林本來想着開小差，因爲連裏反逃亡反的很緊，他在的是七班，七班的幾個黨員，一天和他靠近乎，引着他開玩笑，陪他散步，拉他吸烟，反正是一天沒完，朱桂林起心眼裏討厭，却也沒法子拒絕人家的盛情，自己終於覺着開小差一時辦不到了。

「算我倒運！……」

正在朱桂林害怕隨大家編到前線去的時候，這個部隊真的接到了一個命令，要編；不是前線的主力，是鐵道縱隊，說是修鐵道的隊伍，改編的地點在陶賴昭，也不是前方，朱桂林的心放下了一半。

這個連編到了橋樑大隊木橋中隊，只聽說這個隊管修鐵道，可不知道這木橋中隊管幹什麼。大家都擔心不會幹，又不合釘道，又不合木匠活，又不合架橋……將來怎麼辦呢？也有些人進一步就懷疑：『還不定是怎麼回事呢！好末好不讓工人修，弄咱們這末一夥生個子來？！』部隊的思想又亂了起來。

就在這時，來了一批工人，也來了一批架橋機器和各種工具，沒有幾天就開會，宣佈命令，要修松花江大橋，這時大家吃了一粒定心丸，才相信真的要修鐵道。

工作開始，木橋中隊全體分去抬沙子抬石頭，和洋灰，灌洋灰墩子。江風吹起黃沙迷人眼，太陽晒着人們的身上爆皮，每個人頂少一天幹十點鐘，來往走路、吃飯，又去幾點鐘，大家感到了疲勞。

徐振芳在支部的號召下，起初還幹的起勁，過了一些時，心裏也開始畫圈，有幾次他問九班長：

『咱們不上主力了？班長！』

『咱們這不是主力麼？』

『我說的是上打仗的主力……』

『你想打仗，這個活比打仗還重要！』

『那爲啥不都來修鐵道哇？』

『那不是前後都得顧着點麼！』

『反正咱們就是不中用的，……』

徐振芳的心情，慢慢地敗了下來。薄嘴唇還是常常抿，就是不大說話了。一看到有往前方去的隊伍，總是直着兩個眼望着，望到望不見影時為止，有一回一縱隊有五個騎兵通信員過江向南去，在江邊上飲馬。一個人揹着一枝美國衝鋒槍，長銃皮靴，腰抽皮帶，又精神，又整齊，又威風，又利索。徐振芳挨到人家跟前，看看馬，看看人，好像小孩子看見了賣糖的。

『你們到那裏去？』

『到長春跟前去！你們那一部份？』

『我們縱道縱隊！你們呢？同志！』

『我們一縱隊！縱道縱隊？沒聽說過呀！』

『就是早以的護路隊，改成了縱道縱隊！』旁邊另一個騎兵通信員輕藐地說。

徐振芳耳根台子忽地熱了起來。

他們五個騎上馬，才一走的時候，看見了戰士們的槍架子：有三八，有九九，還有老套統子。一個頂年青的在馬上揚了揚鞭子，對着徐振芳，徐振芳望着他。

『這是你們的槍麼？』

『……嗯！』好像麻子媳婦被人家揭開了蒙頭，徐振芳的聲音，幾乎連自己也聽不清。就在這時，那個年青的故意揚着嗓子補了一句。

『哈！這武器真棒！還有雙銃迫擊炮呢！』

徐振芳聽了這話，望着他們的馬屁股，心上像挨了一刀，想要哭。五匹馬的影子爬上了崗邊的小山坡，一會就隱沒到山坡另一面去了。徐振芳滿肚子不服勁：你們當了主力，我就當不了？你們裝什麼蒜？……他呆呆地站在那裏。劉漢文從背後過來拍了他一下子。

「幹什麼？一個人，夥計！」

「你看到主力多好！你看人家那五個……」

「趕自好，又打勝仗，又吃好的，走到那兒，都受歡迎！」

還沒等徐振芳接下文，劉漢文却出乎尋常地敏捷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，向旁邊招手叫來耿國珍。

「我表哥在二縱隊呢，來了信，說的可好啦！老耿，你唸唸！你唸唸！」

耿國珍給他倆唸了一遍，無非是前方作戰如何勝利，如何捉俘虜繳槍繳炮，老百姓如何擁護，同志們如何高興之類的事，徐振芳一句句聽的渾身透脫，耿國珍才一唸完，徐振芳就問：

「你表哥多大啦？」

「二十五！」

「何時參加的？」

「和我們腳前腳後參加的！」

「他練兵練了多少日子？」

「也沒幾天，他刺槍還不一定比過我呢！」

「比過比不過該是個老幾？人家可到主力了呢！」

「你去了也行，你尋思咱們不行是咋的？」

「行！要行，還不在這裏整氣呢！」

徐振芳一天比一天添了心病，一天也在工作，沒大顯落後，可是渾身不帶勁，連自己也覺得好像害了一場大病，眼前迷迷糊糊的。